

第八周初中组冠军

芳菲

杭州市富阳区永兴中学初三14班 孙雅坤

壹

原来,樱花飘落的季节也可以这么美。

贰

正是三月,明黄的霞光轻轻撩开素云的衣裙,融在了浅蓝如盈盈湖水的天空中,且泼墨般渲染了这清晨。有三两只早燕的黑色剪影掠过垂柳枝头,消散。

道旁,樱花层层叠叠的花瓣已盖过了翡翠色调的萼片,从梢上伶仃垂下——如身着黛粉裙钗的女子轻持绣花团扇,半掩如画容颜,似梦睫毛微卷。

繁花之下,着布衣的老婆婆蹒跚而过。她的眼角展开了岁月雕镂的痕迹,深深嵌入偏古铜色的皮肤中。手中的麻袋浅浅拂开灰尘,在泥地上刻下蜿蜒的印迹。

她姓许,我不知她的名,只管她唤作“许婆婆”。许婆婆的儿子前几年病逝了,她如今一个人,靠收破烂维持生计。

我的嘴角勾起了些许暖心的幅度。

漫步一路樱花树下,沾惹满袖芳菲。

叁

早春时光跨过一页页被撕去的日历,望着池塘中日渐上涨的水位,如樱花初绽那日染了霞光的云一般逝得无踪。

几声寂寥的蝉鸣踩着春日的尾巴追了上来,却又被细细的雨丝扼住了本该高歌数曲的喉咙。

道旁的樱花谢了——残败的衣裙被打湿后沾在了一处,无力地缠住干涩的枝,那团扇亦跌落泥中,与污秽的尘土纠缠不清,且已微微泛起了生命中最后的枯黄。

正凝视着满地残红,心中不免忆起些旧事,便是凭栏独坐,望着雨丝疏疏地打落将枯花瓣,不觉瞳眸前竟已泛起一层薄薄的水雾。

雨丝渐密,无情沾湿衣裙。叹芳菲,尚无存。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肆

雨簌簌地落着,好似那九丈流霞自天边陨落。“怎的了,丫头?兀自坐这,可是有心事?”

一把破伞掩住了我的身子,许婆婆挨着我,颤巍巍也坐了下来。

“您看那樱花,正是开得旺盛。怎知这冷雨无情,生生地给糟蹋了呢,”指尖悠悠缠住朝霞颜色的裙摆,又抬头看那寡义的东风摇曳着败落的群花,愣是不让其能用最耀眼的方式来埋葬这艳骨,“这花,经这一番折腾,今年怕是不会再开了呢。”

“花有花的命,人有人的命,而高贵的命运毕竟少。要许婆婆说,这批花,却是最好命的一批了——若不是这雨,又有谁会珍惜这年年都有的春景,又有谁会坐在这感叹她们短暂的生命呢?”许婆婆那苍老的左手抚上了我尚沾着雨水因此显得些许晶莹的右手——婆婆左手大块小块的褐斑,零星的黑痣,攀满了皮肤的皱纹及那手指关节处的硬茧,无一不在诉说着她曾经历过的沧海桑田、世事无常。

“春花谢了,夏日的花儿尚在襁褓之中;夏花枯了,还有那秋天、冬天的花儿等待着开放呢……”

许婆婆的左手在我脑海里一笔一画地刻下。眼中的雾气慢慢凝结,竟是化不去的。

我尚未明了——

也许,此刻湿重的空气中正氤氲着隐隐的芳菲。

伍

池塘中,有新绿的莲叶悄然抽出,亦有点水的蜻蜓立上荷尖。

雨慢慢小了下去,唯有几点散乱雨丝如柳絮般飘飞。

世人只知樱花初绽时的美好,怒放时的艳丽,不知她们吐露芳菲的不易,唯有失去了才会感叹;樱花

知道自己会有为东风吹落的那一天,才格外珍惜早春的时光,才会努力绽放;许婆婆经历了世间沧桑,品过人生沉浮,才懂得生存的艰难,才懂得如何生活,如何为人;唯有知晓万物湮灭之刻,才会感慨万物存在之时。

“没有黑暗,就没有光明;没有痛苦,就没有宽慰。”

许婆婆似是看见了我眼中的泪光,握紧了我的手:

“傻丫头,好好过日子。”

“……”

我凝视着许婆婆的眼——她的眼中有一方小小的池塘,池塘中有那还未现世的白莲。

我们都知道,她将会吐露芳菲。

水面微微泛起涟漪,静待——白莲初绽。

陆

夏意随着蝉鸣渐渐浓了,樱花树上的枝叶正是绿的苍翠。

相信,苦难的背后总有幸福的光,困境当中总匿着希望。

走至窗前,不顾那窗沿雕花的遮掩,我看见,在那玲珑的池塘中,碧玉般的莲叶上,有白莲掀开面纱,举起鹅黄的水袖,向天空中的朝霞展望。

【评语】

王旭东(杭州建兰中学语文老师):

许婆婆,这个人物形象刻画相当饱满。她的人生感悟,她的一颦一笑,都充满了哲理,而且这些哲理在每一个章节不疾不徐地展开来,别有洞天,意味深长。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个人物形象,和樱花融为一体,使得整篇文章笼罩在一种美的意境之中,情感的抒发与充满力度的语言交相辉映,使这篇文章脱颖而出。

第八周高中组冠军

不见七堡

杭州高级中学钱江校区高二6班 袁城鑫

七堡。弃堡。

我咀嚼着这四个字的时候,就像是嘴里含着一颗橄榄。

尽管此前去过天涯,浪迹过海角,看过那么多的景致,却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对七堡这个小村子记忆犹新。我绝对不愿意在秋游之后写一篇游记,记载那些“印象深刻”的事情。秋游的千桃园只存在于我花红柳绿的一场梦幻里,可能是出于某些鬼使神差的感召,我还是登上了大巴车,却未曾料到竟在沿途看到了这样的景致。

七堡这个地方曾经是传说,我未曾去过。我记得那天着朦胧的细雨,云雾的下方飘渺着淡淡的,似有似无的瓦房,像是天地倒置。

七堡,弃堡。我咀嚼着这四个字,嘴里仿佛含着一颗涩的橄榄。

但是我对这个小地方的定义实在太过江南,一时之间竟然忘了这里曾是杭州人口最为杂乱之处,有来自黄土高原所生养的粗犷灵肉,也有东北平原所滋养的,民风剽悍的人们。路途上铺设不甚仔细的道路把一座座仅剩的残垣漫不经心地缝合起来,一座座的,那些剩下的瓦房,怎么看都像是城市化进程当中的遗孤。

当年的七堡。呵,当年。当年这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繁华之地,我呼吸着这里的空气,多少年来未变的,污浊的空气。或许是因为空气潮湿,玻璃带上了磨砂的效果,一路所见皆是灰蒙一片。天空罩着一律已经被推倒的房屋,是那般的落魄,不知还会有多少人记得,这里曾有令多少人所纸醉金迷的期盼。

雨开始越下越大。车子还在这里不断地穿行,我之前不曾来过这里,所以对这里的历史并没

有一个泾渭分明的把握。转过一个路口,来到了七堡曾经的商业街,一排排低矮的房屋已然被打上了一个个“已搬”的大红印,小商店橱窗上写着的“24小时营业”和“已搬”形成了一种好笑的对应,我开始愈发的面无表情。

这里的历史早就已经斑驳了,军训时站在操场上就能够听到一遍又一遍播放的“致七堡被征收居民的一封信”,也不知到底是哪个谁谁如此的依依不舍。但,这终究是成为了历史。

我注视着这一大片覆满尘埃的残砖碎瓦,须臾,曾经的人们在这里生活过的场景在眼前浮现,七堡的人们或许会在那座著名的“杭州大厦”里兴致高昂地采购商品;你走在七堡的街上或许会听见各种各样的方言;我也很愿意称其为“小珠海”,我觉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应该很少感到乡愁。

可是一切的一切都是过去式了。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多少人走过这里,但是,不会有人经停。先前已经老去的历史,总是会带着那样那样不可抗拒的权威。

可是光是“老去”和“历史”本身就足以令人感到威慑和震撼。

这些老去,并不会因为人们推倒了这里的房屋而受到玷污,也不会因为这里即将盖上新楼的楼盘而震怒。这些萧瑟,也不会因为我们这些昏昏欲睡的孩子路过而重新焕发生机。它们只是静静地注视着我们,耐心等待着属于自己的、生命的审判。

车子还在继续往前开动,我默默注视曾经“杭州大厦”的残余,它也许再未料见今日它的悲惨落幕,它曾经应该无所不知,但它又是那么的一无所

知。它也曾经如此活灵活现,就如同今天你我站在这里一样存在过。

我们即将抵达目的地,可是千桃园于我而言已然索然无味,我所感叹的,我所惊讶的,也只剩下这些残存的历史了。

就像回程时看到的几千年来亘古不变的天空,下着雨的午后也许又会增添几个昏昏欲睡的人们,他们会注意到这座城市内核悄然的改变吗?我终是从窗户旁移开了自己的目光。千桃园所拥有的美景早就在背后化成了一个点,至于七堡,弃堡,它早就已经不见了。

【评语】

马学生(浙大附中语文老师):

眼见的现实即将成为历史陈迹,这种多少带悲剧意味的瞬间,往往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而当这种力量付诸文字,作品就自带了难以言表的魅力。《不见七堡》正属此类。

七堡是杭州的一个地名,它本身又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同时又肩负当下和未来前行。作者的身形和情思却在“是”与“不似”之间游走,这种艺术处理令人称叹。作者有意“模糊”了对七堡的描写,尤其是“天地倒置”错觉,颇有创意。这种“模糊”还表现为作者对主题的“隐藏”,甚至对于其间活动的人物,也是有意识地处理成“老照片”模式,让读者和作者一起体味七堡的变迁和杭州的发展,可谓别具匠心。

对比手法的运用也不失巧妙,比如七堡和杭州大厦的对比,天空的亘古不变和七堡由繁华而废弃的对比。另外,由七而弃的谐音,也如涩橄榄一般余味不绝。